陪太子讀書

看到一篇二百字的短文，畧述「陪太子讀書」之苦。夫妻倆就此嘻哈了半天，眞可謂感同身受。

此刻，孩子們都熟睡如豕。剛才，他們在我倆的「硬弓」之下，「苦戰」了一場。在升學試的前夕，孩子們學業上的缺點特別突出。下決心要他們「惡補」，首先就要自己「惡補」一番，一天侍候他們十多小時，太太沉不住氣了：重慘過我自己考狀元！

確實如此。面臨考試，當發覺孩子功課太差，要孩人爲之補習已是鞭長莫及，只能自己頂硬上。

但溫故而知「辛」，書如數學、英語之類的學科，有好多關節眼上的學問，已然置諸腦後。

當你張羅了半天，却發覺孩子學苦全白費了，於是難免大發雷霆，甚至要「家法侍候」。一時之間劍拔弩張，家庭氣氛惡劣得很。

夜靜，夫妻倆檢討得失，議論一件事：自己的童年，大抵也給父母帶來類似的麻煩，也就酒然自笑，忘却了方才的激氣。

「養子當知父母恩」，此刻才深深的了解到爲父母者的可愛處。社會的演進，循環不息，大抵如此！

客窗隨筆

要呼電車電車萬歲却多貨嫌

港島地鐵通車後，電車乘客所減竟不及一成，電車之可取處在廉。鄙人家在北角，凡有賣文關係所在，都近電車綫，走出我的住宅大厦往電車站分別是五百呎與五百三十呎。港島地鐵通車以來，爲送稿與返自送稿處，平祇搭過兩次地鐵，仍以搭電車爲主；返時會小巴有冷氣，每兩天要坐一次。離家時要送幾處稿，而小巴可上落客又遠，從未搭過。實文是自由職業，送稿非「繁忙時間」；返時或然，我是該喊「電車萬歲」這口號的。當一人制電車出現後，後上前落，帶貨的多，按規定祇能携輕便包裹等，大概限可置身上的。現在，祇須你能把貨抬上，服務員不理，他們大概亦未奉諭要對乘客干涉吧？我曾見過兩人帶着兩塊五呎高的大玻璃，又兩人帶了「金猪」一雙；再有一少年且帶了一輛單車。「歡觀止矣」！當局苟有大字報禁止，則乘客亦可干涉携貨過巨過多者，既無，乘客豈敢開口？

對港島區地鐵通車後，我也感到便利，對長程路如趕時間，地鐵十分理想。短程則甲站入而乙站出若干許多路程了。我家距北角站與跑台山站是差不多的路程，若這兩站之間往來可以免費，我還是安步當車。朋友家在新都城大厦，他的七十三歲太人人在北角站試過一次地鐵，嫌自動電梯昇得太高而感驚險，表示以後還是到附近候電車吧！是爲安全。但聽說有更驚險的呢。

海角曉吹

芝翁

蘇聯「黨政分家」

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人選「爆冷」——由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（即第一副總理）兼外交部長葛羅米柯陞任。

名單宣佈前一秒，西方觀察家一致認定是由蘇共領袖戈巴切夫兼任的。因爲，過去三個蘇共領袖——勃列日涅夫、安德羅波夫和謝爾寧科，都是以黨魁兼任此職的，戈氏實行「黨政分家」，說明戈氏比勃氏、安氏、謝氏開明得多。

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，等於國家主席兼議會議長。不在黨內排名很低），所以由他的「馬仔」勃列日涅夫充當。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後，開始重視這個職位。始而由較高的人士担任，最後由自己兼任，使自己既是黨魁，又是元首。此後，安德羅波夫和謝爾寧科都走他的「老路」。

現在戈巴切夫恢復了勃氏以前「黨政分家」的傳統，有他開明的一面。其實，要獨裁也不必在職名上動腦筋。以斯大林的專斷，他一直不會過問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這個職位。

醒二詩詞

浣溪沙 保存古屍智利最威

埃及開名木乃伊，比之智利晚多時。眞情最近始能知。那是專家新發現，但凡聞者不懷疑。只能嘆息與深思。

醒二

港島火物

八月

官僚

這天，隔壁隣家兩兄弟邀約對戶與家兩姊妹去吐露港扒艇，游「龍舟水」，與家姊妹連忙要手說怕怕，道：「海水污染，有山埃毒，咪搞我！」這法局承認的。湛先生這番話不但令喜歡水上活動的人大煞風景，也令港府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賀明志先生「無聊」吧。本來，保護自然環境團體長春社於五月中便向兩局議員反映，吐露港海水污染嚴重，並提出警告，那裡的貝殼類海產如淡菜、蜆、青口等已受到污染，不宜食用。當時我、蜆、青口等已受到污染，不宜食用。當時我亞八聽了，頓覺不寒而慄啦！因爲我平日喜歡光顧大牌檔吃炒蜆、白灼青口嗤。可是，賀明志先生半月後却提出反駁，指長春社誇大其詞，說什麼吐露港水產可食，亦可游泳。一時間，官民兩個保護環境的組織、機構如唱對台，令一般市民不知該信誰人的話。結果要湛保庶先生在立法局作証，狠擱貧志明。賀先生保護環境無能，還要講謊話，一派官僚作風，抵擋！但損失的仍是市民，因爲少了個水上活動好去處。

表裏不一

一位新相識的朋友問我：暑假開始了，有沒有安排到哪裡旅行？

一聽便知此人對出版業有認識，不然，他便不會對我說出這種充滿誘惑的話。

「那麼你們連禮拜天也沒有，豈非很苦？」經我解釋，他又提另一疑問。「苦？做這行業便要對這種苦適應或者麻木。說句不受抬舉的話，因爲長期享受不到假期，偶然有一兩天不用寫不用做，我們反而覺得混身不自在，備受浪費時間，浪費生命的自責折騰，我叫自己這種心理做「犯賤」。

也有人羨慕「寫稿佬」的工作和生活，表面看來，我們不用每天按時上班，坐在寫字樓八小時的刻板工作也的確不好受，像我們自由自在，拿枝筆管便可養妻活兒，又舒服，又威水。但有誰知道我們的「自由」却是用更大的不自由換來！

爲了配合發刊時間，我們稍一拖延便要趕個半死，偏偏越趕腦筋便越閉塞，殘酷的是閉塞極也要在規定時間內將稿件寫好，如非親身體驗實難明白其中慘況。爲了不趕，我們只好自我約束「自由」，也等如沒了自由。

礎到有些不好推的應酬，或者做得太累了，很希望找點娛樂調劑調劑，如在事前知道和安排好，難題最多是犧牲點睡眠時間，倘若突然而來，不是得罪了朋友便是怠慢了排字工友，反正「衰人」是做定了。

爲將稿件如時送出，赴宴前穿着晚裝，蹬着高跟鞋送稿，換來的是嘲笑眼光。因急事拖延送稿肯定令人討厭。誰說搶筆搵食「威水」？

醒二

也該煥發着舞蹈藝術的青春

顏色變成土紅色，調子也跟着變了。土黃增添許多生命力。在他們出國之前，又在北京看了一次他們的演出，舞台上的「神筆張」，比以前那個神筆張，造型、音樂、風度、動作都變多了，變得瀟灑，變得英俊，變得氣宇軒昂，豪情奔放，可愛得多，可喜得多。舞劇的音樂，也重新配過，不是那樣苦涼低鬱了。神筆張變了，英娘也跟着變了。我在講話時指出：雖然英娘在當時也是一個被迫害者，是一個被强人擒去的不幸的藝人，可是同時，她也仍然有另外一面。在中國古代，特別是在盛唐時期，中國的舞蹈藝術，光輝燦爛，舞藝高明代數以萬計的舞蹈家。在舞台上，這個英娘也應該煥發着舞蹈藝術的青春，照人耳目，動人心弦，令人神往，令人陶醉。原來舞劇處理神筆張與英娘的關係，只着重他們的父女親情的倫常關係，不，不能這樣。當時我說：在這個舞劇中，神筆張和英娘之間，也就是畫家與舞蹈家是父女之情的關係。畫家父親從舞蹈家女兒的身上，看到許多美妙的舞姿，將她畫之於壁，女兒英娘，也會很自然地從父親神筆張那裏得到許多啓發與鼓勵，大大提高了創造的熱情。根據這個意見，舞劇中神筆張作畫那一幕也大大改觀了，兩個人之間，多了許多藝術上的交流。

馬尼拉日本菜

馬尼拉的日本菜，特別流行，的，至於大行其道，那更不過是近一二十年間的事。

可是在馬尼拉，則似乎一般地方會請日本師傅，別的場合是早已用非律賓的師傅了。

在這種情形下燒出來的日本菜，可能不太正宗，但却在流行程度上增加了很大的動力。

一般而言，只是製魚生的館子，比較重視用日本師傅而已。假如是用火的專館，則十居其九用非律賓本地師傅的了。

〈特別是「鐵板燒」這一門，日本師傅與外國師傅，根本上也沒有什麼大分別。

可是在馬尼拉，則只有少數人於戰時愛上了日本專館以後，就從未因爲戰後亦同樣體驗過「仇日期」而減少了他們對日本菜的興趣。

香港日本菜館，有七八成是用正宗日本師傅司其事的。

在這種情形下燒出來的日本菜，可能不太正宗，但却在流行程度上增加了很大的動力。

一般而言，只是製魚生的館子，比較重視用日本師傅而已。假如是用火的專館，則十居其九用非律賓本地師傅的了。

〈特別是「鐵板燒」這一門，日本師傅與外國師傅，根本上也沒有什麼大分別。

香港日本菜館，有七八成是用正宗日本師傅司其事的。

繁與簡

最近看到一篇新聞，提到特別行政區委員，其中有一句是：「不乏各界才杰」。這是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問題，如果這列在報章列物，毫無問題，但是，這篇文章却是刊在香港報章，這個「杰」字改爲「傑」。這疏忽應該由編輯負責，因爲未有把「杰」字改爲「傑」。

其實這類情形比較容易處理，因爲，在繁體字中，只有「才傑」，沒有「才杰」的。

不過，在名字上可麻煩一點，現在，內地對溥草委員會秘書長的李後，最近似乎正名了，因爲簡體字後即后，香港報紙只能照搬溥杰了。

還有一個蕭與肯，如果用在姓氏上，那也有麻煩，簡體字蕭即肯，姓蕭的也改爲姓肯了。但是，有些人根本姓蕭不是姓肯，如果不知情的，只有讓他姓肯。實際上也有眞正姓肯的。

本港的「外江理髮」

目前，本港理髮業大致上可分爲兩大類，即上海帮的「上海理髮」和廣東帮的粵式理髮。

過去，「上海理髮」尚未在本港出現之前，本港的理髮業也不是「粵式理髮」獨樹一幟，而是有一類「外江理髮」與他競爭。也就是說，一直以來，「粵式理髮」早就面臨與外來勢力的競爭，一直至今天，「粵式理髮」還能與「上海理髮」並存，它自有一套生存之道。

「上海理髮」是在三十年代時，八一三抗戰之後，上海人及他們所經營的工商業，紛紛南移至香港，而在香港陸續發展起來的。

「外江理髮」早在三十年代之前，就已在本港各處發展起來，與傳統的粵式理髮店平生意。由於他們經營手法與粵式理髮店有所不同，因而他們能吸引大量顧客，「外江理髮」的生意十分興旺。

「外江理髮」的「外江」，所指的是什麼，有人說，「外江」是指客家人，「外江理髮」就是客家人經營的理髮店。這些理髮店，規模相當龐大，在香港會興旺一時，現在却似乎全部銷聲匿跡了。

世情話

羅隼

一斤值若干

這種犯官非，被法庭起訴，在未定有罪前，他只是疑犯，因此法庭不准報道他的廬山眞面目，通常用紙袋或布套遮住他頭面，一旦罪名成立了，就不同了。美國種族主義者三K黨，他們要殺人放火時，便幪着眼目，不給人認識本來全貌，那是爲了怕被報復。强盜打家刦舍，亦都這樣，海盜就更是戴上面譜了，目下賊人大多用絲襪幪面。幹此勾當者，都有犯罪感，因此不敢在大庭廣衆之中，以眞面目示人。

騎刦飛機者，先要避過檢查才能上機，因此他們上機前不可能幪着面，否則根本上不了機。最近什葉派民兵騎刦環球客機，喧嚷了半月，人質放了，槍手舉行招待會，那兩位「英雄」也幪着頭面，恐嚇美國不准報復。

既是做了「英雄」，救了七百個自己人，在他們的信仰裡，他們應是視死如歸，性命尚可隨時犧牲，却又無胆量以其眞面目來同人相見，這亦反映了這班人，其實內心世界，却是无滿恐懼、不安的。

若這樣的人也算是英雄，英雄同無胆鼠輩分別在那裡？這樣的英雄你說一斤值價若干？

「橘頌」·「九章八篇」

王逸注之「楚辭章句」，即以『橘頌』自爲一類，其他八篇爲一類，分爲兩組：甲、惜誦、涉江、哀郢、抽思、懷沙；乙、思美人、惜往日、悲回風。下『揭二篇，王逸說明：「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。」原已有不相信是屈原自己所作之意）。今人研究所得，認爲：「漁父、卜居之非屈原作品，如今不成問題。遠遊之非屈原作品也大致是公認的了。」（聞一多語）

根據這種意見，則屈原之「楚辭」實際上只有離騷、九歌、天問和九章這些篇章，才是這大詩人的傑作。聞一多撰寫「論九章」這篇文章時，對「橘頌」這一篇，論述很少，現據聞一多全集整編組所記如下：

「關於『九章』，最初有『九章總論』提綱紅」，特此更正）

「一小段以擴成之，文雖簡畧，但意已明，亦具見解。」

對於「橘頌」聞先生並未以爲這篇非屈原莫能作，但前人將之歸入「九章」中，以完成「九篇詩章」，以乎旨在奏數，而實在是應另列一類的。（昨天本欄「橘頌」，有幾個誤植「橘

南省可能動兵

非真不語

陸天台

鴻章到廣東幾新以後，北京慈禧就的消息了嘴，蓋其不合體一連串出了事，其最重要者是慈禧初欲廢光緒，後改而私立皇儲，立端王兒子浚慈出息的溥偁，這事引起中外紛紛不滿。爲此會召御前會議，大概光緒已「奉命稱病」，不得出席，由太后主持。太后向大臣們表示須廢皇上，孫家鼐以爲不可，奏曰：

「若如此，南省可能動兵。」太后斥之曰：「此事非你們漢人所知，你們（漢人）沒有干預之權。今日（一齊）召見（你們）漢向書，係格外之恩。」其意謂此乃我滿皇家的事，不過格外施恩，讓你們漢向書得預聞其事而已。這話？」國際上，則首先日使在京，向總署表態：「若爲擇嗣，我們不說話；若爲了廢去光緒帝，則日本將出面干涉！」

孫家鼐敢說「南省可能動兵」，嚇這老太婆，証明清朝始終有制有法，御前會議，可暢所欲言。

這句話很重，民國元首若聽了，會立刻拍拍，而悉聽僅以非漢人所得知斥之，蓋對大臣不可不守法也，民國愧哉。

馬尼拉日本菜

風花雪

珍八面

醒二

表裏不一

世情話

繁與簡

醒二詩詞

醒二

醒二

醒二